

范进中举



人物 范进
范妻
母亲
岳父
报子甲、乙、丙
乡绅
家丁

幕启 在范进的家门前。有矮桌和长凳。

(画外音) 《范进中举》是根据清代小说家吴敬梓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一节改编的，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和势利观念。

岳父 (手里拿着一只篮子， 里面放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叫喊着)亲家在家吗？

范母 (走出)哦，是亲家来了。

范妻 (出迎)是父亲来了。

岳父 (对女儿)把篮里肠子煮了， 烫壶酒来。

〔范妻接过篮子与婆婆进屋去了。

〔范进慢吞吞走出，对岳父作了个揖。

范进 岳父大人请坐。

岳父 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予你这现世宝，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什么德，让你沾我的光，得到好运气，你中了个相公，所以带些酒来贺你这个秀才。

范进 (连连答应)是……

岳父 如今你既中了秀才，凡事要立起个规矩来，比如我这杀猪行业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辈，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种田的，扒粪的，不过是普通百姓，你若同他们

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

范进 岳父见教的是。不过我有事想和您老商量。

岳父 又有何事？

范进 因三年举行一次全省考试的乡试，秀才都去应试，进省的旅费小婿无法筹措，想望岳父商借……

岳父 呸！（一口唾沫吐在范进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个秀才，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起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秀才时，也不是你的文章好！还是总管教育的学官看见你老，不过意，施舍给你的，如今痴心妄想中起举人来！这些中举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举人老爷，都有万贯家财，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肉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杀猪行业里替你寻一个教书的地方，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才是正经！你

向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头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拿给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喝西北风！

〔母亲出来。〕

范母 亲家别跟他生气，进来喝酒吧！

岳父 亲家母也来吃饭，你老人家每日小菜饭，想也难过。我女孩儿也吃些，自从进你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三四两哩！可怜！可怜！（说罢进屋去）

范进 （对母亲）母亲，学官说我写文章的火候已到，自古没有不进考场能中举的。如不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

母亲 孩儿有志，娘也阻拦不得，将家中仅有的御寒棉衣，拿去典当略作盘缠，不足之数儿再设法……

范进 请娘放心，儿就是进城沿路乞讨，也要挨到考场。只是又苦了老娘与娘子了……（拭着眼泪）

〔母子二人伤心流泪。〕

〔暗转。〕

（画外音）范进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考试后出了场，赶紧回家，母亲和妻子已是饿了两三天了。

岳父知道后，范进又被痛骂一顿。出榜那天，范进痴痴呆呆地在家门口等喜报，可家中已无早饭米了。

〔张乡绅出来，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圆领、金带、皂靴。后面跟着一个家役，手捧一个礼盘，盘内放了几封银子。

〔范进见张乡绅经过，恭敬地从凳上站起来。

〔张乡绅不予理会。

〔家役以为是给范进送贺礼的，便向范进走去。

范进（远远地对张乡绅施礼）张世兄……

〔乡绅又不理会。

乡绅（喝住家役）慢着！错了。

家役（走近乡绅）老爷，贺礼不是送给中举的范老爷的吗？

乡绅 是送给西村中举的樊老爷的。你瞧范进那个穷酸相，他哪一辈子能中举啊！（斜视了范进一下，领着家役向西村走去）

〔范进坐在家门口讨了个没趣，忍气吞声地坐在凳上等着喜报。他妻子挨着门走出。

范妻 官人，娘饿得卧床难起，家中早饭已无米下锅了。

范进 我也无法可想，你可否再与岳父商议借糙米几升，以救坐以待毙之急？……

范妻 我如何去得？……呜……(伤心地饮泣)

〔母亲怀抱母鸡，饿得扶着门，无力跨出门槛，绊倒在地，鸡声“咯咯”。〕

范进 范妻 (闻母鸡声，见母亲倒在门边)娘！

〔范进和妻子急忙去扶起母亲，母亲仍紧紧抱着母鸡。〕

岳母 (对范进)家里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到集上去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是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

范进 儿这就去，(抱着母鸡起身，回头对妻子)好好照顾娘亲。(走下)

范妻 娘，外面风大，回房去吧！

范母 好。

〔范妻扶婆婆走进门去。〕

〔顷刻，传来“啾啾啾……”一片锣声，接着“哒哒哒”一阵马蹄声。报子喊着“报——”〕

报甲 (奔上, 找到范进家门口敲着锣)捷报——
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不见人
出来又叫)捷报——贵府……

报乙 (敲着锣奔来)报——贵府老爷范讳进老爷
高中了……

报丙 (也敲着锣奔来)报——范老爷高中了……

〔范母由范妻扶着站在门里, 刚伸出头来看。〕

三人 报——

〔三个报子同声高喊, 把范母吓得又缩回头去。〕

三人 (同声地)快请范老爷出来, 恭喜高中了!

〔范母和范妻听说高中了, 方敢伸出头来。〕

范母 诸位请坐, 小儿方才出去了, (对媳妇)快
把进儿找来!

范妻 是! (匆匆跑下)

〔报子甲、乙、丙走进屋内, 忙着把大红纸写的
报喜单贴在屋内。〕

〔范妻拉着范进跑来。范进被弄得莫名其妙。〕

范进 (对妻子)鸡, 还有鸡……

三人 (对范进, 齐声地)恭喜老爷!

〔范进被三个报子的叫喊吓了一跳。〕

范母 儿啊，你中了……

范妻 你中了举了！

三人 恭喜高中了！（同时指着屋内贴着的大红报帖）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

范进（看了一遍，又念一遍）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噫！好了！我中了……（突然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范母、范妻与报子们都慌了。

〔范母赶紧拿碗倒来水，灌进范进的口中。

范母 进儿……

范妻 官人……

〔范进苏醒过来，突然爬将起来。

范进（拍着手大笑）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

〔把报子们都吓了一跳。

〔范进走出大门，一脚踩在塘里，挣所着爬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水。众人拉他不住，由他拍着笑着，一直走向集市去了。

〔范母想追儿子，腿软跌倒在地，媳妇与报子们扶起范母。

报甲 新贵人欢喜疯了……

〔报子乙、丙赶向集市。

〔范妻扶着范母。

范母（哭泣地）怎生这样苦命！中了一个什么举人，就得了这个倒霉的病……这一疯几时才得好？

范妻 他早上出去，怎的就得了这样的病！却如何是好？

报甲 老太太不要心慌。我们而今且派两人跟定了范老爷。

〔外面传来咋呼声，原来范进的岳父胡屠户提了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来贺喜。进门就将肉和钱交与女儿。女儿拿进后屋去。又走出侍候范母。

岳父（对范母）亲家，恭喜、恭喜呀！

〔范母以袖拭泪。

岳父 大喜事，为何流泪？

报甲 大爷您有所不知，范老爷一见他中了，就疯了，奔到街市上去了。

岳父 他这等没福！

范母 他疯了，如何是好呢！

报甲 在下倒有一个主意，不知行得行不得？

岳父 如何主意？

报甲 范老爷平日可有最怕的人？

范妻 最怕我爹爹。

岳父 不假，怕我！

报甲 只因范老爷喜欢过头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如今只消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说：“这报录的话都是哄你，你不曾中。”他这一吓，把痰吐了出来，就明白了。

范妻 娘，这个主意可使得？

范母 亲家为救小儿，试一下如何？

岳父 他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念经吃素的人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范母 亲家，这个事须是这般，为救孩儿，你没办法，权且变通变通吧！

岳父 (对报甲)烦你且把范老爷找来！

报甲 是！老爹！（飞奔而下）

岳父 女儿，拿酒来！（想酒后壮壮胆）

〔女儿拿了一壶酒和一只碗来。

〔岳父提壶倒满一碗酒，一饮而尽，再倒一碗又一仰脖子干了。刚一抹嘴，就传来嘈杂声。

〔范进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只管拍着掌，跌跌撞撞地跑，三个报子跟随其后。

范进（一路喊道）中了！中了！……

〔岳父把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等待着。

范母（担心地）亲家，你只可吓他一吓，却不要把他打伤了！

岳父 那个自然，何消吩咐。

〔范进由众报子陪进屋来。

岳父（凶神似的先到范进跟前）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

〔岳父一个嘴巴打将去。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第二下。

。

〔范进因这一个嘴巴，却也打晕了，昏倒在地。

〔三个报子一齐上前，替范进抹胸口，范妻也帮着捶背，弄了半日。

范进（咳呛着）咳咳咳……（连吐几口老痰）

〔范进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渐渐醒了过来，不疯了。

范进（看了看众人）我怎么坐在这里？我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梦里一般。

三人 老爷，恭喜高中了……

范母 儿呀，你中了……

岳父 你这次真的中啦，哈……

〔范妻打来了洗脸水，拿了热毛巾来，替范进擦着脸，范妻还为他结了头发。

范进 是了。我也记得中的是第七名。

岳父 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敢大胆，是你老太太主意，央我来劝你的。

报甲 老爹方才这嘴巴打得亲切……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

岳父 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怎的？我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

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不怕你们见笑，我小老儿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前，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家。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老爷，今日果然不错！哈……(大笑)

三人 (大笑)哈……

岳父 来呀，打上酒煮上肉，款待报子上的老爷们儿。大家喝几盅，为范老爷庆贺庆贺！

范母 (对报子们)请，请！

〔一阵热闹，岳父和范母招待着三位报子进后院，范妻也陪着范走进进去。〕

〔张乡绅又带领家役捧着礼盘，恭恭敬敬地来到范进家门口。〕

乡绅 (对家役)上前叩门。

〔家役迟疑地站在范进门前，举着手不吓下去。〕

乡绅 叫你叩门，怎么迟迟不前？

家役 (面有难色地)老爷，方才我刚要送礼，被您喝住，您骂他穷酸相，他都听得，我们有何脸面再去贺礼？

乡绅 蠢货！此一时，彼一时嘛。那时，报子还没报来，现在得知范老爷中举了，理当前来贺喜。速去叩门。

家役 是！（叩了几下门）

〔范进开门走出。〕

乡绅 啊，范世兄，恭喜，贺喜！

〔范进迎张乡绅进到堂屋内。相对行礼，分宾主坐下。〕

乡绅 （攀谈道）世兄，我们同在家乡，可是一向有失亲近。

范进 晚生久仰老先生大名，只是无缘，不曾拜会。

乡绅 适才看见考中举人的名册里，您的房考官汤公，就是我先祖的门生，我和你还是亲切的世兄弟啊。

范进 晚生这次中举，原是侥幸，实是有愧……

乡绅 （朝房屋四面望了望）世兄果是清贫……弟却也无以为敬，谨备贺礼五十两，请世兄权且收着。

〔家役将礼盘送到范进面前。〕

范进 （再三推辞）岂敢，岂敢……

乡绅 你我先后中举如年谊也好，就如同至亲骨肉一样，若要推辞，就见外了！

〔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作揖道谢。

乡绅 （又看了看房子）将来世兄办事会客，都不甚方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宽敞，也还干净，就送给世兄，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

范进 不敢，不敢。

乡绅 就此说定，不再打扰，告辞了。

范进 （作揖）恕不远送。

〔张乡绅与范进打躬作别。

〔岳父直等张乡绅和家役走后，才敢探头出来。

岳父 （有些醉意）你们瞧瞧这些财主老爷，几十年同在一个乡，老死不相往来，今儿来认世兄了，我女婿家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谁也不沾边，现在来送钱送房子了，真是个势利鬼！

〔范母和范妻也闻声赶来。

范进 （慌忙地来劝阻）岳父大人，您小声点！

范母 （胆怯地）小点声……

岳父 我怕什么！

范妻 爹，您喝醉了……

岳父 (问观众)我，我喝醉了吗？啊？